



【史海钩沉】

□赵瑞峰

清代进士赵亨钐曾说,“山东运河自台儿庄以北,地势日高一日,故水闸极多”“用板起闸,以蓄泄水势”。从台儿庄到临清,素有东八闸、中八闸和西八闸之称,这当然只是大略而言,实际上其间有大大小小的水闸,数量远不止这些。

古人在日记中记录走京杭大运河的情景时,对水闸大多只记上下闸之间的距离和水闸闸名,但也有对水闸及相关情况记录较为详细的,这就不能不提清代陕西蒲城人雷国楫的《燕游日记》。

雷国楫,清代监生,所任官职多为松江府下层官吏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年)十一月下旬其奉文委解浒墅关税,自当年十二月一日从青浦县走水路至京。雷国楫按日所记的这部《燕游日记》,不但对所过运河水闸里程及闸名予以详录,对运河水道之深浅、河闸之启闭、河流分合之源委也有记载,可谓难得的关于清代运河的交通文献资料。

雷国楫于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二月六日入山东峄县界。台儿庄水闸是南来进山东运河后所经过的首个水闸,雷国楫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,“有闸官,又有峰丞分驻焉,北距峰城六十里,去伽(迦)口汛三十里”。从台儿庄以上至韩庄是为“东八闸”,实际共有九闸,即台庄闸、侯迁闸、顿庄闸、丁庙闸、万年闸、张庄闸、六里石闸、德胜闸和韩庄闸,距离共88里。

清代人赵亨钐在《铅差日记》中称,“计自台儿庄至韩庄83里,或六七里一闸,或十余里一闸”。两者所记里程有5里之差,这是因为古人对里程多是跟据旧志所记或河道界牌所标记的,有些许出入并不奇怪。现在经过精确测量,“东八闸”总里程实为42.5公里,与古人所记的悬殊不大。在短短40多公里的河道上密布九座水闸,称得上是整条京杭大运河水闸最为密集的一段。

据赵亨钐《铅差日记》记载:“运河定例于每岁十二月内收水入湖,河水即浅涸,舟楫不通。于二月初二日放水归,河水水势汹涌,河道复通。兼通漕并不下板,直待三月间江西、湖北漕艘至,始行下板蓄水。盖以彼两省船身厚大,入水颇深,故必蓄之使盈,然后可行。若三月以前由此河者,并无守伺之虞,亦水程一大快事也。”雷国楫恰于二月初河道复通时乘船驶入山东运河,至2月26日到临清,都属于在“三月以前由此河者,并无守伺之虞”的情况下畅行,因此在日记中有“亦水程一大快事也”的感慨。

雷国楫到韩庄闸时,连日西南风大作,因此他在二月初九日日记中写道:“韩庄闸以下之水,皆由此闸西首双闸及各大小闸口而出。水势甚汹涌,喧阗之声数里外即闻,上游者牵挽剧苦。双闸北有坊曰‘滚水坝’,南有一坊曰‘湖口’,双闸西首大小各闸口所出之水即峰山湖水也。若此闸以上之水皆由分水岭而来,势极平夷,溯游溯回,各适其便。盖分水岭之水即为汶水,本向东流,而白老人遏之,使南北流,所谓三分下江南者,即此也。”对韩庄闸上下水分合的情况记录得非常详细,并对逆流牵挽的纤夫不禁发出“上游者牵挽

剧苦”的同情之言。

从韩庄闸到夏镇闸有66里,雷国楫在日记中也有对夏镇的记录:“闸西有城垣为沛县收漕之所,内有沛邑巡司署,东岸有兖州别驾之署也”“夏镇为沛、滕二县犬牙之区,其镇约长五里。唯东北一隅属滕县,余俱属沛县,南距沛城四十里,北距滕城七十里”。这里产可以装饰墙壁的五花土,“可用以代灰,往来者多买之”,夏镇还有“泗亭问渡”“歌风台”等古迹。由此前行38里至珠海闸(宋家闸)尚属沛县,而往前12里的徐家堡已属滕县。雷国楫在日记中写道:“徐家堡上游东西两边皆有湖,东日独山,西回刁阳。此两湖上通济宁,下通韩庄,绵亘数百里。从岸上遥望,东北有山岿然,在水中央俨如岛屿者,即所谓独山也。”

距徐家堡60里是南阳闸,有“鱼台薄分驻于此”“山东运河自南阳起至临清,每闸一官,唯仲家浅一官三闸”。仲浅闸在济宁南60里,在师庄闸和新闻之间,“管师、仲、新三闸”。雷国楫在十四日日记写道:“仲浅闸地即仲夫子(即子路,孔子学生)故里。闸北西岸有仲庙,予晨入肃谒毕,展现庙垣,见往来题赞者。即殊国,如安南、琉球诸使臣所咏亦甚多。”在仲庙,雷国楫与仲夫子六十六代孙仲振蒙偶遇,并在日记中写着,此人“谦冲,词亦风雅,斯须问道夫子世系甚悉”。雷国楫因舟行既远,购买纸笔不便,遂拜托于振蒙。受人之惠不可忘,雷国楫在日记中也记了此事。

天井闸在济宁州南宣阜门外,当雷国楫行至此闸时,刚好是走山东运河的第10天。宣阜门外东不到一里地,即太白酒楼所在。雷国楫昔年经过济宁时曾登太白楼,当时尚是“朱阑粉壁,巍乎轮焕”的景象,而“今再过之,业已槛折墙欹,发发有欲倾之势”,因之在日记中感慨:“一楼榭也尚且如此,而况于人乎。”

从韩庄至济宁州为“中八闸”,共有16闸,即彭口闸、夏镇闸、杨庄闸、珠海闸、邢庄闸、利建闸、南阳闸、枣林闸、师庄闸、仲浅闸、新闻、新店闸、石佛闸、赵村闸、在城闸和天井闸,共248里。自济宁州到汶上县分水处,共有5闸,即寺前闸、南旺下闸、分水处、南旺上闸和开河闸。雷国楫十六日日记写道:“分水处属汶上县,在南旺上下闸之中……盖此河本元运河故道,岁久淤塞。宋(宋礼)用白(白英)计筑坝于戴村,横亘五里,遏汶勿东,尽归于南旺。又分为二,以其三入南以通淮、吕,以其七入北以会漳、卫,而漕运遂通利无碍矣。”该地有大禹祠、龙王庙与宋礼、白英祠三庙和“五汶关键”“全运枢机”两坊。

雷国楫十七日日记写道:“……十二里袁口闸,会闸官马公。马系康人,寓居秦州,笃念乡谊,委曲周旋,遂免守候。十八里靳口闸,三十里安山闸,有东平州判分驻于此”“……十里张秋镇,镇属寿张、东阿、阳谷三县。有兖州府二别驾及寿张、阳谷二县簿四署四员,皆管河务。十里荆门上闸,因天晚风大,遂泊闸内。”因得闲游镇南五里许吴季子挂剑台,“台边有草名曰剑草,可疗心疾。台三四年前为秋潦所冲,尽已倾圯。内诸碑碣,土人哀而嵌镇南小寺破壁中,然已残缺甚矣”。

雷国楫二十日日记写道:“运河诸闸,唯荆门、阿城、七级三处有上下闸,余但无其三闸,闸官俱住上闸”“早过戴家闸,二十里二十里铺。遄行之际,西南风忽又大起,尘氛弥霄,尺咫莫辨,遂泊焉”“五更开行,二十里临清州临清关,抵关。未时许即过,抵砖闸下,因水浅闸闭,遂又泊焉。”雷国楫自入山东运河以来,虽屡有于水闸泊舟记录,但因水浅闸闭不得不泊尚是首次。可见那时值初春,干旱少雨,运河水枯。

到2月26日至临清板闸,也是山东运河北部最后一闸,雷国楫在山东运河已走20天。自济宁天井闸至临清板闸,共计24闸,除上述济宁天井闸到汶上县分水处5闸外,尚有袁口闸、靳口闸、安山闸、戴家庙闸、荆门上闸、荆门下闸、阿城上闸、阿城下闸、七级上闸、七级下闸、周家店闸、李海闸、东昌闸、新闻、梁家乡闸、土桥闸、戴家闸、砖闸、板闸等19闸。是为“西八闸”,共423里。“自分水处至板闸,其水皆汶水也,亦皆为下流……出板闸往北至天津,则又合卫水而汪洋矣”。雷国楫在临清宿于半边店,店西不远已属直隶清河县。

综前所述,整个山东段运河实有水闸49座,从台儿庄闸至临清板闸总计749里,这49座水闸多为砌石斗门式结构。其中船闸多是以运河河段为闸厢的广厢式船闸,上、下闸1~1.5公里,通过上、下闸的开启,以调节水量和水位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1927年济南黄河安澜大会

□张知非

“安澜”,语出《文选·王褒》:“天下安澜,比屋可封。”其中安指稳固,澜指水波。安澜,其本意为水波平静,人们常用其比喻时世太平、祥和之兆。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,但黄河进入下游平原后水流缓慢,河中的泥沙大量淤积,河床不断抬升,最终高出两岸地面形成“地上河”。历史上,黄河下游曾多次决口泛滥,给华北平原地区,尤其是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清代河工主管人员在秋汛后,奏报黄河未决口时往往称为“安澜”。

民国时期,黄河下游水患不断。1925年8月,黄河南岸的李升屯(今属菏泽市鄄城县)民埝决口;9月,寿张黄花寺(今属济宁市梁山县)南金堤决口,另外还有濮县、范县、郓城、寿张、东平、阳谷、汶上、东阿等八县受灾。

当时正值战乱,山东黄河河务局局长林修竹等多方奔走,筹措资金无果,最后经省政府批准,“反求诸己,为自保之计”,将八县本年税赋60万元用作堵口经费。1926年2月,林修竹亲任堵口工程总办,李升屯、黄花寺工程同时开工,八县绅民昼夜不停施工,经过两个月的奋战,两处决口终于在春汛前竣工。1927年夏秋两季,黄河两岸降水较少,黄河水流平稳,不若往年盛涨,又加之李升屯、黄花寺两处决口新工完成,所以1927年黄河未出险工。

为庆祝黄河安澜,1927年11月13日(农历十月二十),直隶、山东两省在济南举办黄河安澜大会。1927年11月16日,《大公报(天津)》以《济南安澜大会之盛况,军政各界五百余人参与大会,商埠公园演剧酬神热闹竟日》为题,对会场布置、参加人物、祝荐情形、开会经过、演剧宴客等记载颇为详细,有利于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场景。

当天,济南商埠公园(今中山公园)门口扎起松柏牌坊,用五彩电灯装饰,上书“功在生民”;门外马路两侧扎三层松柏牌坊,写有“永庆安澜”。会场内悬挂黄河两岸八县民众为潘馥以及直鲁两省长官、河务局所送的大匾,会场外有万民伞、牌幢等,上书“直鲁生佛”“永庆安澜”等。山东、河北军政学商代表500余人参与大会。

下午三点,当时任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的孙传芳、国务总理兼黄河督办潘馥的代表、北京政府教育次长林修竹等到达公园东南角的剧场内,在黄河大王位前,行祝荐礼,并宣读祝文。文中追述历史上汉沉白马、周作玄狐等祭祀黄河神的事迹,言说处于黄河下游的直隶、山东两省屡遭水灾,民众痛财殫力,忧危震撼的情形。祝文中又言及,正直仁慈的黄河之神听到了民众的哀号,便上体帝念,下济兆民,使得黄河水不扬波、流自顺轨,沿岸居民得以耕种造屋,安居乐业。因此,直隶、山东两省长官便以七戒三斋、洁饌清澣仰酬神祐,祈求黄河大王和将军神灵继续护祐黄河沿岸的居民。

祝荐礼结束之后,孙传芳离开商埠公园,其他人到四照厅开会,按照提前商定的次序行庆祝礼。林修竹在讲话中,演说黄河安澜之意旨,希望永庆安澜,提议每年举行一次安澜大会。李文徵代表山东督办张宗昌讲话,略述1925年自己参与封堵李升屯决口经过。山东省长林祖宪在讲话中,论述此为直隶、山东两省第一次共同祝贺黄河安澜,希望每年都能庆祝黄河安澜。之后,直隶河务局代局长车子厚、山东河务局局长王炳燊相继报告直隶、山东两省河务局河工情形及将来计划。山东灾民救济会会长何宗莲作总结讲话,首先论述黄河流域及水灾情形,其次希望各省同仁共同合作,分别修缮疏浚德州、徐州两处旧河道及沿黄各河流,以分水势,而谋一劳永逸等。下午4点左右会议结束。除举行各种祭典外,安澜大会还请戏班演戏,大宴宾客。据记载,自上午11时到晚上12时,上演了两班戏“酬谢河神”。参会人员还在剧场内宴请宾客,上午为中餐,下午为西餐。

此次黄河安澜大会之后,有人在报纸上发文,抨击潘馥、张宗昌等祝荐黄河安澜的文字,“迷信得可笑,政客军阀,都是一般见识。”济南举办黄河安澜大会大搞庆典、演戏谢神,对黄河“大王”“将军”等顶礼膜拜,影响很大,沿黄诸省市纷纷效仿,几乎每年都举办黄河安澜大会。举办黄河安澜大会,虽然名义上是庆祝黄河堵口成功,寄托了民众祈求黄河“永庆安澜”的愿望,但逐渐成为各地军阀花费公帑、夸耀政绩的场所。

当时军阀混战、水旱频仍,天灾人祸接踵而至,黄河几乎年年决堤,百姓连年遭灾,流离失所。1933年七八月间,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,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,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,受灾人口300多万。1935年7月,黄河在鄄城决口,大溜南奔,苏鲁数十县被灾,损失惨重。

显然,仅仅一个庆祝大会,并不能解决不断发生的黄河决口问题,就当时而言,黄河安澜仍是民众遥不可及的期盼。

投稿邮箱:
qlwbrwql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李皓冰 美编:陈明丽